

# 你为什么叫小费

□ 朱山坡

认识她许多年了，我居然没有问过马瑜萍：“你为什么叫小费？”

在动手写这篇文章之际，我终于问了。她一直自称小费。

她说：“因为我通过创作赚些小费。只想赚些小费养家糊口。”

然而，你时而雄心勃勃，时而垂头丧气，心态波动很大，不叫“波伏娃”。她说：“这是一个好艺名。”

2011年前后，我在玉林市文联工作的时候，第一次见到马瑜萍。是玉林从贵港把她挖过来的，听说她挺能写戏的。在文联的会议室里，我坐在她的对面。那一刻，我第一个反应是：真人和照片还是有点差距的。

那时候的她，表情还有点小傲慢。因而我没有跟她说话。

跟她说上话的时候，我和她都已经南宁上班了。她在区文化厅，我仍在区文联。在我们的表述中，区，实际上就是省。我们供职的单位同在建政路，中间只隔着单行线的思贤路。在古老而高大的树木丛中，行人都变得十分渺小。因此我们很少在路上碰到对方，哪怕在建政路十几家著名的早餐店也没有偶遇过。只是偶尔在微信上客气地说，有空约个饭。但两三年都没有约。直到……直到有一天，我们和几个玉林来的朋友一起坐到文化厅后门的民主路一家河池人开的菜馆吃了一个午饭。又过了好些时间，她到我办公室取走了我的新书《蛋镇电影院》。没过几天，她决定要把《蛋镇电影院》搬上舞台。她说：“我太喜欢它了。”

我不爱折腾。怕麻烦。也怕高调。我说：“你要弄就弄，我可一分钱经费都不会给你的。因为我比你穷。”

然而，她居然在短时间内弄成了，而且弄得非常好。她亲自导演，演员全是友情演出，

场地、舞台、音乐、灯光等全是她和她的伙伴们没日没夜搞的。演出效果出奇的好，朋友们评价极高。当然，也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从那开始，我对她刮目相看。觉得她不仅特别有才华，还特别能战斗。

也因此，我开始关注她的戏剧创作。每次经过文化厅（大家习惯称那里叫文化大院）的时候，我开始往里看看，能不能在路上遇到马瑜萍。如果遇上，那就补请她吃一碗11块钱加两个卤水鸡蛋的螺蛳粉。

后来，我们的交往逐渐频繁起来。她说话幽默耿直，有时堪称“毒舌”，各种让彼此猝不及防的玩笑和调侃使得我们无论在哪个场合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气氛。

我看过她撰写的剧本，也看过她导演的戏，坚定地认定她的才华。2004年，初入行不久的马瑜萍凭编导的小品《巴儿狗罐头》获得第11届曹禺小戏小品大赛剧目、编剧两项金奖和广西政府文艺创作“铜鼓奖”。随后，她还创作了《夫妻哨所》《党员韦满意》《守护》《调解》等一系列优秀作品，拿下广西剧展剧目金奖、银奖，编剧奖，导演奖，演员奖，成为广西小戏小品获奖大户。但她对自己不满意，经常自嘲和吐槽，说到底是想干更大的事。我明白那叫作理想。她一直在为理想而努力。

她在剧团工作，负责写剧本，还要排练戏和跟随剧团下乡演出。一年有时候两三百场演出，风风火火，经常在车上修改剧本、跟演员对台词。演出结束，她还得连夜琢磨剧本。但她乐此不疲。每次联系她，她总是在路上。作为写作者，隔着千山万水都能感觉到她的奔波和辛劳。她动员我也写戏，我断然拒绝，我写不了，也怕累。

马瑜萍特别能折腾。这些年她不仅写戏，还导戏。她比很多人聪明，先从基层开始，因为那里更接地气，更能给她生活和灵感。而且，她通过和基层的合作，培养和激活了一大批戏剧爱好者。2021年她编剧、导演广西第一台粤曲音乐剧《大安印记》，由平南县一群退休干部、医院护士、幼儿园老师、消防战士、网红、无业大嫂、摆地摊生意人等组成的“草台班子”，在全国100多部参演剧目中脱颖而出，被评为“戏剧中国”2021年度优秀剧目线上展演优秀剧目，马瑜萍获最佳导演奖。2023年她编剧、总导演《国难书生》以音乐剧的形式呈现了一首气势恢宏的革命题材红色史诗，而演员还是县里戏剧表演爱好者组成的

“草台班子”。基层经费少，人才缺乏，没经验，排演一部舞台剧异常艰难。但马瑜萍特别有耐心，特别有韧劲，也特别有办法。钱不够就省着花，舞台布景靠“抠”，服装道具能借则借，借不到就去旧货市场“淘”。没有人才，则就地挖掘，就地培养，现“炒”现用……她经常能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但过程中的曲折和无奈，只有她自己明白。这让我想到了《放牛班的春天》。突然想起，她所做的正是我多年前想做的事情啊。只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勇气和理想都慢慢消失。如果年轻二十岁，她召我跟我一起搞戏，或许我会毫不犹豫收拾行李连夜出发。

马瑜萍毕竟是一个女人，有时候也会外强中干。创作和生活同样会给她带来困境。因而，雄心勃勃的外表下经常带着灰头土脸的无奈。孤独、焦虑和虚无是创作者一生都无法摆脱的宿命，无一幸免。然而，我佩服马瑜萍的是，知道了生活的真相，仍然乐观积极地去面对。在腰椎颈椎都极力劝退的情况下，仍然赴汤蹈火。

“小费”是她的初衷，我也相信，因为我写作也是想赚点小费。凭才华和汗水吃饭不丢人。这些年，她靠写作赚的“费”过上了体面的生活，女儿也养大了，不应该还为生活而焦虑吧？但我跟她谈写作的时候，都是互相吹捧，互相羡慕，她只好跟我谈钱，想赚钱，想财务自由，并督促我赶紧把小说换成钱。我知道她在开玩笑，语重心长地对她说：

“老费，像你这种情况，赚大钱会毁了你的人生，而赚小钱会毁了你的才华。安贫乐道，写大作品是你唯一的出路。”

我为自己的假正经而得意。电话的那一头，发出一声“切”。通话戛然而止，像是一场戏的落幕。

# 我在红场有故事

□ 覃祥周(壮族)

飞往莫斯科，畅游圣彼得堡，漫步红场圣地，是我多年的梦想。美梦成真的日子，是2023年11月30日。这天，是我们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当地正下着五十年不遇的大雪，气温降到零下十几度。道路上，公园里，街头巷尾，到处落满积雪，感觉自己被冰天雪地包裹着，尽管如此，也阻挡不了我们畅游红场的决心。

红场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广场，它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的中心，临莫斯科河，西南与克里姆林宫毗连。在俄语中，“红色”这个词含有“美丽”的意思，“红场”就是“美丽的广场”。红场的地面很独特，全部由赭红色石块铺成，油光闪亮，显得古老而神圣。广场两边呈斜坡状，整个红场似乎有点微微隆起。广场西面的两边是一排灰色大理石砌成的观礼台，与克里姆林宫平行，其正中间是列宁陵墓，由黑色与深红色相间的大理石砌成。红场周围的教堂、历史博物馆、百货商场等大部分都是红砖白顶，是莫斯科的标志性建筑。

国外游客到俄罗斯，都向往红场，就像许多人到北京，都想去天安门广场一样。红场的国际知名度大，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宽广，其面积只有天安门广场的五分之一。这次俄罗斯之行，我在红场读报刊、唱山歌，留下了一段难忘的故事。

那天上午，我们到达红场周边时，大家早已兴奋不已。在参观无名烈士墓和列宁陵墓之后，便可以在广场上自由活动三个小时左右。刚走到红场附近，只见广场上铺了近一尺厚的雪花。踩上去，鞋子立即陷入雪中。若不小心，雪花就会掉进鞋子里，那刺骨的冰凉让人非常难受。向前走，寒风吹得人的脸、耳朵仿佛要撕裂一样，浑身哆嗦不停。直到上午九点，我们才走进红场。红场上，游人往来，熙熙攘攘，我们欢快地拍照、玩雪花，记录这一独特的旅游影像。此后，有人忙着参观教堂，有人到商店取暖，喝咖啡牛奶，吃冰激凌，有人热衷于选购俄罗斯特产。

我则不同，畅游一遍红场后，便邀请同行的歌友黄国观一起，在红场上唱壮族山歌和阅读随身带去的书报。我有个习惯，每次出国，都要带上《广西民族报》《三月三》等报刊，闲时拿来阅读解闷。这次，带到红场的报刊除了《广西民族报》《三月三》，还有《魁星楼文艺》《凤山文学》等刊物。那天，我在红场阅读《广西民族报》等报刊时，就发生了一件意

想不到的事情。

红场上，游人如织，我拿着《广西民族报》和《三月三》《凤山文学》，漫步在广场中央，时而大声朗读，时而低头凝思。我举起那些报刊，像电视里的主持人一样，在红场中央进行宣传介绍，黄国观则在我前面认真拍摄视频。

“这是《广西民族报》，这是《三月三》，这是《凤山文学》和《魁星楼文艺》，我为什么要把这些报刊带到莫斯科红场来……”我津津有味地介绍广西的这些报刊，并读着报刊中的文字。几位俄罗斯朋友以为我们在进行直播，好奇地站在旁边围观。正在我讲得正酣的时候，突然，有三位工作人员走到我身边，用俄语微笑着与我交谈，由于不懂他们的语言，我望着他们，一脸茫然。这时，其中一位女工作人员用汉语问道：“先生，对不起，打扰你一下，我们想看一看你手中的报纸，好吗？”

“可以啊！”我回答道，然后将报纸递到他们手中。我以为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心里有点紧张，但还是作出镇定的样子。他们把几张壮汉文版的报纸翻来翻去看了一下，没说什么，就退还给我。接着，他们又示意要翻看我袋子里的三本杂志——《三月三》《魁星楼文艺》《凤山文学》，我同意了，递给他们。他们看了看，也没说什么，很快就退回给我。临别时，那位女工作人员对我说：“先生，这是例行公事，打扰你了，你继续阅读吧！”

虚惊一场，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接着，我继续在红场读着报纸。因为天气太冷，嘴里还不时冒出一股股“白烟”。这时，雪花如暴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密，帽子上很快挂满了雪花，脖子上的围巾也沾上无数雪花，飘飞的雪花还不时地飘进我的眼睛或是挂在睫毛上。但是，我拿着报纸越读越起劲，越读越开心。那一刻，我的想法是，到红场，在雪花中读报，更富有诗意，更让人难忘。见此情景，从身前的俄罗斯人还不停地给我竖起拇指，点头微笑。黄国观也很激动，连忙举起手机，拍下我读报的画面，并风趣地说我在莫斯科朗读《广西民族报》的镜头，就这样定格在了红场历史的一瞬间。

回到车上，同行的几位广西游客故意逗着我，竖起大拇指，笑着说：“你这回出名了，宣传了我们《广西民族报》和其他刊物，还引起俄罗斯人的关注，你可以啦！”我也只好对着他们大笑。



▲作者将壮汉文版《广西民族报》带到俄罗斯红场。黄国观摄

笑归笑，其实别人不知道我这次行动的用意。那天，我在红场读报的日子，正值召开广西民族报社“芭莱诗会”与多民族作家座谈会，会议的一个环节是举行广西民族报社与作家的签约仪式。报社电话通知，要我去参加签约仪式。可是，当时我已经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飞机，错过了这次现场签约的机会，心里感到遗憾。到了莫斯科后，我想了想，特地拿着《广西民族报》到红场朗读，以此来纪念这次签约仪式和感谢广西民族报社对我的关爱之情。

作为一名曾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人员，虽远在异国他乡，却时刻关注着自己的民族报纸和民族文化刊物。这样做，或许有人不理解，认为浪费了出国旅游时间，但我的内心却得到了丰富和满足。我想，如此宝贵的经历是我人生中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后来，我们干脆把所带去的《广西民族报》《三月三》等报刊，放在莫斯科伍德大酒店和圣彼得堡卡列里亚大酒店的大堂里进行展览，供游客们参观翻看，让外国读者目睹来自中国广西报刊的风采。

俄罗斯红场之行，令我思考了许多问题。这里游客众多，自然从容，似乎毫不在乎寒冷的天气。而这次，我在红场读报刊，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让俄罗斯人目睹到中国人民不畏天寒地冻的姿态，并从中看到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强盛不衰的伟大精神。

## 三月，乡村音乐

湖南锈才

三月的午后  
阳光高远而蔚蓝  
和风习习  
像情窦初开的少女  
土地板结而湿润  
如出版的书籍  
渴望 亲近  
扬锄 咔嚓  
黝黑的泥土翻过来  
像一次花开的过程  
挥锄的少妇身着红衫  
弯腰又直起  
在乡下 这种姿势很常见  
有种朴素的美

不远处 三岁的小男孩  
娇嫩的小手在独自与土地对话  
睡眠了一冬的虫子与青草探头探脑  
悄悄躲过机警的小男孩  
远处，油菜花开  
有轻音乐从那边升腾  
像屋顶上时弯时直的炊烟

那劳作的少妇是我妻子  
与小虫一起玩过家家的小男孩  
兴许是你表弟

## 夜里，一只老船 载着诗歌流浪

宋先周

斑驳老船，载满诗行  
在夜里，顺着浔江流浪  
诗过岭南，诗句跳出浔江  
追赶月光

洗尽铅华，重返老船  
诗以蓬勃力量，撑起船帆  
摆渡浔江的梦想  
时光的渡轮悄然隐退  
诗与音乐继续吟唱

浩渺的江畔人影绰约  
潜入沉寂的夜色  
拾起记忆的霓裳

水流荡漾，东去千里  
承载久远的历史与传奇  
滋养藤州的文明与富强  
璀璨的星河在浔江徜徉

老船摇晃，诗句溢满河床  
用古老的文字，描绘亘古河山  
昨日的故事  
如同这只老船，在我心间缓缓流淌